

值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，各种纪念活动触到无数人那细微而绵长的情感节点，从而产生一系列共鸣。

下图：8 月 25 日，到四行仓库祭奠英雄的上海市民。
摄影 / 吴铁君



八百壮士的背影

探照灯和霓虹灯招让夜幕下的苏州河显得光怪陆离，交错往来的弹丸与站满河岸观战的老百姓“同框”也形成奇特的效果，但这的确是一场恶战。1937 年 10 月 26 日，苦苦抵挡日军狂轰滥炸三个月的中国军队到了总撤退的关头，位于闸北的 88 师接到命令，抽调以 524 团 1 营为骨干的约 400 人开进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，做最后抵抗。

四行仓库三面被日军紧逼围困，背靠苏州河，河南岸是英美公共租界，副团长谢晋元号称“八百壮士”坚守四行仓库达四天半，打退日军多轮攻击。在今天的网上，每每谈及八百壮士的形象，言必及“德械师”“中国王牌”，无外乎谢晋元所部来自受德国顾问训练，使用部分德式武器的 88 师，战斗力非比寻常。其实，这忽略了一点，1937 年淞沪会战是亚洲第一次大规模现代化立体作战，面对装备精良又具海空优势的日军，中国少许略带现代化意味的精锐之师早在前期消耗殆尽，即便投入四行仓库的 88 师建制营，相当部分是从湖北补充的新征兵员，且未得到充分训练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八百壮士以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投入没有取胜把握、但对其内心具有决定意义之战。

曾互参海峡两岸及日本史料军事专家石宏指出，八百壮士对上海的贡献，誓死奋战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把千万人对抗战的认知从“感受战争”升格为“精神战争”，前者是“战争只归于职业军人，即便一时有妇孺皆知的英

雄，但广大民众并不觉得战前战后有有多大改变”，这种心态一旦定型，则民族危机不可逆转，但后者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参战。

但同样不能忘记的，是八百壮士身上的悲怆。由于奉行片面抗战，国民政府从不敢真正发动人民，“群众如虎，不发动是个空子，发动起来是个乱子”就是他们的思维逻辑。即便派遣八百壮士去坚守四行仓库本身，都体现了当局的投机性。实际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把八百壮士当成“筹码”，打给预定 1937 年 11 月 3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看，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欧美介入，结果日本根本拒绝参加会议，会议不了了之。当初蒋介石安排八百壮士驻守毗邻租界的四行仓库，主要基于中日在此开战，能够刺激租界当局神经，进而引来英美像 1932 年第一次淞沪抗战那样的调停，诚如谢晋元所言：“我等之撤退，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（公共租界）之安全，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。”

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1937 年淞沪会战失败，根源于国民党借战求和，条件合适就要妥协，1937 年 8 月 31 日，当嫡系部队已投入上海战场之际，蒋介石还在对路透社记者说：“为中国计，为世界和平计，中日冲突实亟需国际加以干涉。”日本军事学者高桥升也认为，从国民党军在“第二次上海事变”之初战斗之刚烈，再到后期失败之惨重，可知蒋介石没有通盘计划，过分强调“政略指导战略”，令军心士气极受影响。而毛泽东在 1937 年 11 月 12 日撰写的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